

海湛

著

永远的相思林



永远的相思林

海 湛/著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中国文丛/耿来 海湛 主编/永远的相思林/海湛 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ISBN7—80120—069—1

I. ①南…②耿…③海… II. ①永…②海… III. 地方作品综合集

—中国—现代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12783 号

书 名/永远的相思林

著 者/海 湛

责任编辑/郑竹青

责任编辑/田 勇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90 千字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1998 年 1 月第一次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9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120—069—1/I218.29

定价:9.80 元

□海湛和他的散文

——散文集《永远的相思林》序

· 符琳 ·

—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但这一“热闹”对诗坛本身却似乎不见好处，只见诗人们纷纷“下海”写散文，以充盈自己的口袋。如果不是成批成批的诗人“降格”去写散文，如今的散文会潮水般“覆盖”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吗？

已经很难找到不写散文的诗人了。

散文于是无处不在地丰富着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报刊或企业报也要给读者上帝上这道“菜”，在新华书店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书摊上，散文正以套书、丛书等形式与其它门类的图书争奇斗艳着，其销售量一点不比其它门类的图书差。至少，它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远远地压倒了可怜兮兮的诗歌。

诗人们不得不“改”写散文，或者兼写散文以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所以，只要我们翻开各种各样的散文合集丛书，就不难找到曾在诗坛上叱咤风云的诗人。所以，有人断言，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诗人的才思枯竭了！无所适从才出此下策，放弃自己的诗歌理想，专写“出卖”自己的散文。但是我想，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要写好它，要写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其高难度是其他文学形式不可比拟的。因此许多不泛才情禀赋的诗人挤身散文界，其对散文创作“专业户”和散文创作本身也

海湛和他的散文

是一种促进和贡献。如果中国当代散文因为众多诗人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而变得空前繁荣,并出现大家散文,甚至超越先秦散文、唐宋散文大家们的散文,我们就无需为今天的散文的“铺天盖地”而杞人忧天。因为质的飞跃永远存在于量的变化之中。

二

海湛是在诗坛上小有名气之后才开始散文创作的。也许因为开始时的初衷比较纯正吧,他那个时期的散文多少带有文化人的文化特质,艺术性也比较强,但在市场经济意识的冲击下,尤其是在诗坛渐渐变得萧条之下,海湛在一边写诗的同时写出的散文繁杂不一,艺术水准有高有低。今天,我不是专来挑毛病的,表面上,我的“任务”是写,但我更愿意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去审视,去欣赏海湛的这些散文。海湛的诗已有公论,但散文却少有定评,这次要我写序,其实是要我给他的散文一个说法。我想我的说法只代表我本人读其散文时的感受甚至个人好恶,读者诸君大可不必跟着我的“说法”走,至于海湛本人会不会因为我的“说法”而改进他的散文观与创作手法,那就要看是怎样审时度势了。

三

海湛的散文在这次结集之前我就读过不少,有不少篇什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这次有机会重读海湛的散文集《永远的相思林》,其散文中的文化悟性、生活气息和灵动的诗化语言又一次震动了我。

看得出,海湛本人是比较喜欢《走近文坛》中的散文的。他把它放在集子中的首辑,带有他对文学的追忆和感恩色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心态。我以为,在这一辑散文中,除去《艾青家里的那棵海棠树》和《春访阿红》外,其余几篇写名家的散文还不够“味”。看来,海湛如何写透情景理,还未悟出写名家的绝活套路来。

但是，我却比较欣赏他的“散装”散文套路。以《艾青家里的海棠树》为例，海湛以海棠树作为生命意象写一名文化名家，他的角度的确有独到之处。在写艾老谈论海棠树时，作者直录艾老寓意颇深的话，既写出艾老的幽默风趣，又能巧妙地将作者的题旨镶钳在看似直白的对话之中。作者写海棠树多属虚笔，通过海棠树写艾老这名诗坛泰斗的艺术生命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因此，我以为海湛对这篇散文的结尾的处理还是显得粗心了一点。

海湛近几年来频频出差，因此在旅途的劳顿中记下了他对人生旅途的诸多感受。他把这些感受放在第二辑散文《旅途履痕》之中。也许是因为我对游记的偏爱吧，我以为海湛的散文精华全在这一辑之中。尽管这一辑散文并非篇篇都是佳作，但这一辑散文却最能反映海湛的文化观、人生观和生活观。

作者在《访“海”记》中谈，“我是一介书生，没有房产，没有钱财，只有写下的东西能够著成书，或许，我会先后写出作品，出版几本书，是留给未来最好的财富吧。”今天，海湛终于实现了他的这一夙愿。作者在该文平朴的叙述中，渗透出了人生的悲怆之美。《天堂何处》对纯朴民风的挽留，显示了作者较强的文化感悟力。《山中有海》表达的思想尽管近似《天堂何处》，但作者在“海”中的想象力却活跃得多，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也比前者丰富得多。总之，在这一辑散文中，海湛是提足了精神的。作者殚精竭虑地要写好它，基本上达到目的。比如《桃花源里有人家》中的民风民俗，《心中的广场》中的广场，都无不透射出作者深沉的文化感慨。

四

海湛将他平时感触较深的生活集中在了第三辑散文《相思情怀》中。《难忘的相思林》尽管有虚构的成份，但却见出了作者驾驭生活的能力。《礼物》构思精巧，人物对话个性化，生活气息浓郁，也值得一读。《母

爱无价》的语言简朴，许多细节描写被作者化解为流动的叙述，简化了情节，增强了可读性。第四辑《都市霓虹》写的都是都市上的事，作者身居都市日久，审度都市生活中的人和事是很自然的。虽然这辑篇什中部分的文化色彩还不够浓郁，但我们却难以否认这些散文的可读性和某些艺术特点。比如《文坛一混》虽然写来平淡些，但可读性却特强，借用了小说的某些手法。《心中的秋天》虽然短小，但这短小对它成为这个集子中的精品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心中的秋天》是海湛散文作品中的美文，我暂时还不知道作者为何要将这篇散文放在这一辑之中，但我自个认为这篇散文是很不错的。它写得空灵，其诗化的语句俯拾即是，情绪化的语句使它显得有点悲凉。如果海湛往这个方向走，加上他对文化人格与文化良知较强的感悟力，相信海湛特色的散文会逐步形成。

五

《无法沉默》与《码头望海》是两辑截然不同的散文品种。前者说理，以理服人；后者兼有散文与诗歌的内核，以其特有的抒情性感化读者。相比之下，《无法沉默》没有后者那样驾熟就轻，诗人出身的海湛写散文诗更易写出动人的“意境”来。在杂文一辑中，《关于酒的畅想》还是很有文化意味的。这样的随感式散文对于海湛似乎也合适。因此，在我看来，海湛应当从这里寻找缺口，以实现对自己的超越，而不必在言论式散文中转圈子，浪费才情。

《码头望海》中的大多数散文诗都相当精采，颇有韵味。《乡愁，在海那岸》、《游向你，春天》等写得锦密而内含丰富；《圆明园遗址》中的历史幽情、借古喻今发人深省；《铁锤与镰刀的畅想》中的哲理思考等都无不飞动着作者主见情怀的潇洒。

六

读了海湛的散文集《永远的相思林》，我觉得有美中不足。依我个人

序 言

的好恶而言,海湛的散文除去前面提及的某些“瑕”外,还应加强地域的文化色彩,还应从多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形成语言个别时候带有较强政论色彩的圈子中脱颖而出,人物特写的散文还要在形式上散开去,使作品的意蕴显示多层次。

海湛不是那种单纯写诗的诗人,也不是为了散文就将诗丢弃在一边的诗人。他的散文绝大多数是有感而写的,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因此,收进这个集子中的散文基本体现了他几年来的追求。他在这里接受我的“说法”,相信他已有足够的勇气,否则他也不会在我欣然应命之时让我能写多长写多长。但我还是不善于作“序”,只好凭着阅读后的一时之意,信笔草就,期盼中国散文界多一名能诗善文的诗人兼散文作家。

1997年春于湛江

(符琳:广东作家协会会员,青年诗人、编辑)



作者简介：

海湛：原名朱海湛，男，1960年4月1日生于港城湛江市霞山，中山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湛江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1984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0多篇，出版个人诗文集《南方有海》等6册，主编文学合集《蓝色的追求》等3册。

目 录

序 言

1/海湛和他的散文/符琳

第一辑 走近文坛

3/艾青家里的那棵海棠树

5/春访阿红

7/我所认识的海涛

9/李瑛印象

10/永远年青的韦伯

14/我的文学老师

17/诗人亲近死神?

第二辑 旅途履痕

21/访“海”记

22/天堂何处

24/山中有海

26/桃花源里有人家

28/古长安今日见闻(二篇)

31/观日出

33/心中的广场

35/情谊尽在泼水中

36/黄山松畅想

37/金鸡岭游记

39/初探必背瑶寨

41/谁持彩练当空舞

43/海峡奇观——鼓浪屿

第三辑 相思情怀

47/难忘的相思林

49/旧解放鞋的回忆

51/母亲的豆腐

53/礼物

54/农垦连队掠影

56/母爱无价

58/模范父亲

60/秀才阿聪

61/活宝老金

62/生日那天

64/春天,我想起奶奶

65/五月印象

第四辑 都市霓虹

69/爱情故事

70/那一朵白云

72/永远的风景

73/绿萝

75/心中的秋天

76/美丽的邂逅

78/文坛一混

80/夜色这边独好

82/血缘

83/阿雪,再见

86/秦淮河咏叹

第五辑 无法沉默

89/酒的联想

91/一幅对联的启示

92/做鞋、评诗及其他

93/诸葛亮难过“三关”

94/“卡拉OK”不在唱

95/鼠年话鼠

96/“8”和“4”的联想

97/从朱元璋批奏章谈起

98/由克林顿致辞想到的

99/如此“吃”法

第六辑 码头望海

103/乡愁,在海那岸

103/游向你,春天

104/我是一只和平鸽,惊慌地
掠过1993年

107/圆明园遗址(三章)

109/铁锤与镰刀的畅想

110/一幅画中的船

111/在海边

111/第一枚绿叶

112/身后,是一片海滩

112/读信(外二章)

114/新年贺卡

115/码头望海(外一章)

116/水上风景(三章)

117/妻子,请不要打扰我

118/生命,走向真善美

附 录

120/海湛的文学方式/刘海涛

125/后记

第一辑 走近文坛

□艾青家里的那棵海棠树

真没想到，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参加北京“中国诗星”创作笔会时，我终拜见中国作协副主席、诗坛泰斗艾青的多年宿愿终于变成现实。

北京，夏暖叶绿花红。早晨，我和青年诗人、中国新诗讲习所所长何首乌等诗友从鲁迅文学院乘车到东十二条，再步行到雍和宫南侧的一条胡同已是九时多了。艾青夫人高瑛从97号古朴的四合院出门迎接我们。她高兴地告诉大家，艾老今天心情很好，大家可以跟他多聊几句，合个影也行。这可把大家给乐坏了，能与艾老合影可是额外的收获了。

步进四合院，我第一眼看到的是种在大院中央的一棵海棠树。背景是天空，屋瓦，一片灰蒙，那一枚枚绿叶，才点缀着勃勃生机。海棠，是落叶小乔木，叶卵形而花淡粉红色，果实球状，味酸甜，色金黄。据高瑛介绍，海棠树几年来长得不错，夏末收获时，艾老总能分到不少果子解解嘴馋。“文革”结束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来华访问，将暂居他人家中的艾青与外界联系的大门推开了。艾青重回诗坛，唱起《归来的歌》，这才将全家搬到老百姓云集的旧城居民区。海棠树就是这时种下的，种下了对诗坛喜逢春天的喜悦。

82岁高龄的艾老从卧室里由家人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出来，尽管脚步有些蹒跚，但脸上挂着笑容，气色很好。前些天，他刚去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回来。他边走边说：“欢迎大家来看我……”我们举手报以热烈的掌声。一闪念间，我觉得艾老就是一棵海棠树，根深叶茂，饱经风霜。三十年代，他坐过国民党的大牢，颠簸于国内外。共和国成立后，他又经历了反右、“文革”，二十多年流放东北、新疆等地的磨难，竟能活了下来，而且比同时代的一些年纪比他轻的作家还要长寿。夫人高瑛感叹道：“他的生命力真顽强！那么艰苦的生活，那么多不幸与病魔、痛苦都

不能击倒他。”艾青确实是靠坚定的信念、达观的性格、对人民泥土般的爱、对新诗的虔诚，坚强地活着，成为生命与艺术都是长寿的杰出诗人。

艾老坐在事先预备好的椅子上，招呼大家围拢过来。一开口，他就把话题扯到海棠树上去：“这棵树正在结果呢，还不少。每年，我能吃上两、三个就满意了。你们要象它一样年年结果。果子不单你我吃上，还要给同行吃，给上千个读者吃上也就不错了。”艾老又说：“我这棵树老了，叶也少、果也少。现在眼力不好使，签个名两手都颤抖。去年走路不慎跌断了右手臂，住了好久的医院，写东西就更难了。唉，我这个人一辈子呀，老是在右边出问题，改不了啦。”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起来。艾老生性幽默爱侃，在诗坛上是出了名的。

在海棠树荫下，大院右边的空地上，我们有次序地跟艾老合影。这珍贵的历史性镜头谁也不想错过呢。轮到我了，我坐上椅子，将身子向艾老倾过去，尽量减少距离。此时，我感到不是与一位名人而是跟一位和善可亲的老人坐在一起。艾老平声静气地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答：“广东湛江来的。”艾老又说：“是雷州半岛吧，我去过。1979年诗刊社组织全国部分诗人去湛江采风，那个城市绿化挺好的，不过我好象在那没见过海棠树呢。”我连声道：“是的，您记性真好，我看过您在《大海行》里写的南海诗。”艾老接着又侃侃而谈：“写诗要有个性，不要跟着别人的屁股走嘛。每位诗人都好比一座岛，有北岛南岛，有大岛小岛，能当个半岛也不错嘛，但千万不要成了荒无人烟的孤岛……”艾老的讲话总是生动有趣，由物及人。最后，他向大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你们都是新诗的种子，回到各地，要绿化诗坛啊！”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两个钟头。为了不影响艾老休息，我和何首乌等诗友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我在“撤出”时悄悄地摘下一枚海棠树叶，夹进我的笔记本里。我心想，该将诗坛的希望带回湛江，去绿化我们的红土地吧。

□春访阿红

我应邀北上参加“北国之春”全国创作笔会。从春暖花开的雷州半岛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平原，纵跨几十纬度，不远万里。我去沈阳的心情很迫切，其中诱惑力就是早日见到阿红。

到了沈阳，下得火车，已是五天后的傍晚。街道两旁堆着冰块，凛冽的北风吹得行人直打哆嗦。在凝重的夜色中，我走进了开笔会的招待所，马上去服务台打电话。拨了几次号码盘，不通，我问服务员，才知沈阳最近调整了号码编位。我重新拿起电话筒，一拨，不会儿，耳畔响起了对方的询问声，象是女音，尖尖细细的，我以为是阿红的夫人，就想问候师母好，对方用肯定的口吻回答：“我就是阿红，你是谁？”我立即改口：“阿红老师吗，我是湛江来的海湛，住在沈阳泰山路电校招待所。”电话里马上传来阿红高兴的声音：“离我家不远，你明早过来吧，真想见到你。”

阿红，是我神交十年的文学老师。1982年在部队时，他就当了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处“男”作还是经他手修改后发表呢。阿红是我国当代诗坛十大理论家之一，在诗创作上笔耕了几十年，而今已从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专心著书。过去，有不少文学青年慕名给他写信，将他称之为阿姨或奶奶。这名字确实引起不少误会，但阿红说不想改了，已是花甲之年的老头儿。

第二天一早，我就往电校门口约定的地点走去，足踩着地上的冰层吱吱吱吱地响，远远地，我抬头看见阿红站在刺骨寒风之中。他头戴一顶毛线编织的贝雷帽，身穿一件黑色皮茄克衣，右手持着一枝拐杖，微笑着迎接我的到来。

我三步并做两步走向前，握住阿红的手说：“终于见到您了，阿红老

师，是您把我引上文学创作道路。”阿红张开嘴，眼睛笑咪咪的：“是啊，我俩是忘年交，神交十年，早该见面了。”我们并肩向前走去，见他手里持的拐杖，我不禁问道：“您这是……”阿红告诉我，他至今已出版个人专著二十多册，因创作繁忙，年事渐高，骨髓盘发痛进医院治疗一个月，刚恢复，走路不大方便，得靠拐杖帮点忙。仰头望着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的阿红，我心里忽儿涌上一股暖流。

走进阿红的家，迎面一阵热气，与屋外判若两个季节，全身暖洋洋的。我被引进他的书房（兼卧室）。放眼环视，四周的书柜摆满了书籍，有古今中外名著、有各地赠送的报刊杂志，还有他自己的著作和草稿等等。阿红热情地递烟倒茶端果品之后告诉我：他解放初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分配到辽宁教书，1954年调到省作协一直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不少文学作者，尤其是青年朋友。现在不少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都爱找他写序出书，他是很乐意为诗坛的后来者铺路架桥的。1958年“反右”中，他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被推选为“运动员”，到了“文革”，又被流放到辽宁昌图县一个小山村，做为“五七战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锄了三年地。生活的风霜没有磨去奋发向上的锐气，埋没了艰苦创作的热情，他几十年中为读者办刊物出著作奉献了丰硕的精神食粮。阿红在中国当代诗坛上还以脑子活、点子多著称，他在坚持个人诗创作的同时，为诗坛做出三大创举：首次在全国举办文学创作函授；带头搞全国读者对诗坛创作现状的民意测验；发明电脑诗。

阿红还以热心扶持青年作者而闻名诗坛。我于1982年参加《鸭绿江》文学创作函授中心的学习。他是教务长，我因发不了稿而苦恼，便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进步不大》的拙文寄到函授中心。阿红收看了，马上回信鼓励我，并将我拙文发在函授教材上，认为此文在学员中很有针对性。从此，他经常来信对我的稿件进行修改和指点，并于1984年在《鸭绿江》杂志发表我的第一首诗。我由此迷上了文学创作。十年来，我与文友在雷州半岛组织开展文学创作活动，创办了《春草》、《红土》报等，都得到他的及时鼓励。